

名家经典小说选



Selected Classic Novels

我想知道为什么

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 等/著
杨巍 等/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名 / 家 / 经 / 典 / 小 / 说 / 选

我 想 知 道 为 什 么
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 (Sherwood Anderson) 等 著

杨巍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我想知道为什么 / 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
(Sherwood Anderson) 等著; 杨巍等译. — 南京: 江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(名家经典小说选)
ISBN 978-7-5594-2330-6

I. ①我… II. ①舍… ②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9295 号

书 名 我想知道为什么

著 者 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 (Sherwood Anderson) 等
译 者 杨巍等
责任编辑 王 青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50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1.75
字 数 159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330-6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舍伍德·安德森

舍伍德·安德森（1876—1941），美国

作家，著有《小城畸人》《深色的笑声》

《马与人》等。

阿列霞

红色手绢

通过大草原

爱的牺牲

荒唐人的梦

万事通

爱的阴影

看不见的珍藏

稳操胜券

被放逐的人们

林中之死

我们所选择的路

被放逐的心灵

六十分钟

★ 我想知道为什么

别了，「羊羔」

没有谜语的斯芬克斯

乡村医生

不平凡的女人

美好而狂暴的世界

一段回忆

大海的狂想

日内瓦湖畔的插曲

一个年轻人的奇遇

繁星

三个陌生人

伊尔的维纳斯

风雪沦落人

上帝的力量

幽默家自白

改邪归正

少年愁绪

最后一片常青藤叶

目 录 | Contents

一个穷人申请专利的历程 001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

吴俐蓉 译

鼻子 009

[俄] 果戈理

苏昀晗 译

在流放地 037

[奥地利] 卡夫卡

刘慧仪 译

卡拉韦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063

[美] 马克·吐温

石 城 译

老人们 071

[奥地利] 里尔克

黄 灿 译

伊凡·伊里奇之死 075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

李君茜 译

小耗子 129

[埃及] 迈哈穆德·台木尔

王 婧 译

我想知道为什么 137
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

杨 巍 译

木木 149

[俄] 屠格涅夫

苏昀晗 译

杀人的狗 179

[日] 小林多喜二

商 倩 译

一个穷人申请专利的历程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

吴俐蓉 译

我向来不习惯为了发表而写文章。除了有几个星期一、圣诞节以及复活节能得到休息外，每天至少要劳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，这样的工人会写些什么呢？但有人要我把我想说的，清清楚楚地写下来，那我只好提起笔来，尽力而为了。如果写得不好，敬请原谅。

我出生在伦敦附近，自从学成之后，就一直在伯明翰的一家作坊做工（你们叫工厂的，我们称之为作坊）。我在德特福德当过学徒，那里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。我是靠打铁吃饭的。我叫约翰，但打十九岁那年起，大伙都管我叫“老约翰”，就因为我没几根头发。我现已五十六岁了，发现头发并不比十九岁的时候多，可也不比那时少。所以，在这方面没什么好说的。

明年四月份，我结婚就满三十五周年了。我结婚那天刚好是愚人节，让大伙笑话吧，但我就是在那天娶到了个好老婆。对我而言，那才是我人生中最有意思的日子呢。

我们总共生了十个孩子，其中六个活了下来。大儿子在一条叫“南方号”的意大利客轮上做技工。这艘船定期往返于马赛、那不勒斯，也会在热那亚、里窝那和奇维塔韦基亚停靠。他是个很棒的技工，发明了许多有用的小玩意儿，不过，他一点好处也没捞到。另外

两个儿子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干得也不错。上次来信时，他们还没成家呢。还有个儿子叫詹姆士，疯疯癫癫的，居然跑到印度当兵了。他写信告诉我，他在那负了伤，一颗子弹穿进了肩胛骨，在医院躺了一个半月，所有儿子中，就数他长得最好看了。我女儿玛丽，日子过得还算舒坦，可惜胸腔积水了。另一个女儿夏洛特，她丈夫居然丢下她跑了，真够可恶的，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跟我们住在一块儿。最小的孩子才六岁，但对机械很有天赋。

我以前不是宪章派^①，现在也不是。我的确看到过许多能引起大家怨恨的社会弊端，但是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能解决问题。要是我也认同的话，那我真成宪章派了，可我并不这样想，所以我不是宪章派。我看报纸，也会去在伯明翰我们称为“会堂”的地方听听别人的讨论，所以，我认识很多好人和工人，他们都是宪章派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并不都主张靠武力解决问题。

我可不是自吹自擂，但我想说，我有些发明的小天赋，要是不事先说明这点的话，我就没办法继续写下去了。我发明了一种螺丝钉，挣了二十镑，这种螺丝钉至今还在用呢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我反反复复地搞一样发明，边搞边改进，终于在去年平安夜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完成了。弄好之后，我叫我老婆进来，我们就这样站着看，泪水洒在模型上。

我有个朋友叫威廉·布彻，是个宪章派，但属于温和派。他能言善辩，很是活跃。我常听他说，咱们工人每走一步都那么困难，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为百姓设立了林林总总的机关部门，而且都是没必要的，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服从，还要掏钱支持那些不该支持的部门。威廉·布彻说道：“确实是这样的，所有公民都得这么做，但工人们本来就一无所有，所以他们的负担是最重的。同样地，当他们的要矫正过正，伸张正义的时候，就不应该为难他们。”注意，我所写的这些

^①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，英国工人阶级兴起一场宪章运动，旨在争取普选权。

都是出自威廉·布彻之口。他刚才讲的这些话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。

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模型吧。大约一年前的平安夜晚上十点钟，我把它做好了。我把平日省下来的钱都花在这个模型上了。碰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，或者夏洛特的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把它丢在一边，有时一丢就是好几个月。我会把它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就是想把它做得更好。这样反反复复都不知多少回了，才有了这么个完美的模型。

关于这个模型，圣诞节那天，我和威廉·布彻聊了很久。威廉是个聪明人，就是脾气有时比较怪。他说：“约翰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模型？”我答道：“申请专利。”他问：“约翰，你想怎么弄？”我说：“领个专利证呗。”接着威廉便跟我讲，专利法就是骗钱的，很是残酷。他说：“约翰呀，要是你在拿到专利前，将你的发明公之于众，那么，就会有人乘机窃取你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。到时你会进退两难。你要么自己吃亏，事先找个合伙人，要他担负申请专利的大量费用；要么你就要四处求人，到处碰壁，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，还要一边讨价还价，一边展示你那发明。到时，发明被人暗中偷走了你还不知道呢。”我说：“威廉·布彻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你有时是有点儿怪呀。”威廉说：“约翰，不是我怪，我所说的都是事实。”之后他又详尽地说了一大通。我告诉他，我要亲自去申请专利。

我大舅子乔治·贝瑞，住在西布罗姆维奇。不幸的是，他老婆酗酒成瘾，弄得倾家荡产，先后十七次被关到伯明翰监狱，最终死在了那里，也解除了痛苦。他临终前给他妹妹，也就是我老婆留下了一笔遗产，是价值一百二十八英镑十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。我们至今还未动过这笔钱。注意，我们也会老去，从而丧失劳动能力的。现在我们都同意给这项发明申请专利，打算花掉上面提到那笔钱的一部分去申请专利。威廉·布彻替我给在伦敦的托马斯·乔伊写了封信。这位托马斯·乔伊是个木匠，有六英尺四英寸高，很会玩套环游戏。他住在伦敦的切尔西，附近有个教堂。我到作坊请了个假，等我回来后好

继续干活。我是个好工人，不是禁酒者，却滴酒不沾。圣诞节过后，我乘坐廉价的列车前往伦敦，到那之后，在托马斯·乔伊家租了间屋子，打算住一个星期。乔伊是有老婆的，养有一子，是个水手。

按照托马斯·乔伊手头上的一本书所写的，为发明申请专利，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。威廉·布彻也这么说过，并为我拟好了一份。注意啦，威廉是个笔头很快的人。另外还要附上一份给大法官法庭的主事官的陈述书，这我们也准备好了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坦普尔栅门的赞善里南安普顿大厦找到了一位主事官。我把陈述书呈给他看，花了十八便士。之后，他又叫我带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政部。等找到地方后，把文件放在那儿，等待内政大臣签字批准。在那，我花了两磅两先令六便士。六天后，又叫我拿着签好字的文件去首席检察官总署打一份报告，我照做了，付了四磅四先令。注意了，这些人从头至尾都没为那些钱表示感谢，相反，都是一群无礼的人。

我在托马斯家的租期又延长了一个星期，眼看着五天又过去了。首席检察官例行做了份报告（正如威廉·布彻在我动身前所说的，我的发明不会遭到反对的）。我带着这份报告回到了内政部。他们把报告抄写了一份，这就是所谓的保证书，为此，又花了我七磅十三先令六便士。这张保证书又呈送给女王签署，签好之后，送回内政部给内政大臣再次签署。等我去拿保证书的时候，里面的一位先生把它往我面前一扔，说：“你现在拿着它到林肯法学协会的专利局去。”那时，我已在托马斯·乔伊家住了三个星期了，开销很大，我只得节俭度日。我有点儿泄气了。

在林肯法学协会的专利局里，他们起草了关于这项发明的“女王法令草案”和“法令摘要”，这些又花了我五磅十先令六便士。他们“把法案正式抄写了两份”，一份送到印章局，另一份送到御玺局。我又付了一磅七先令六便士，这还不含三磅的印花税呢。该局的誊写员把女王法令誊写了一遍，准备送呈签署。我给了他一磅一先令，外加

印花税又是一磅十先令。接着，我把女王法令再次送至首席检察官那签署。我去取的时候，又付了五磅多。从那拿走后，我又把它送回内政大臣那儿，再由他转交给女王，然后女王再次签署。为此我又付了七磅十三先令六便士多。我在乔伊家住了一个月余了。我精力耗尽，耐心全无，口袋也快掏空了。

托马斯·乔伊把这一切全数跟威廉·布彻说了，而布彻又在伯明翰的三个会堂说起这件事，之后又传到了其他会堂。后来我还听说，这事在北英格兰所有的作坊都传开了。再次注意了，威廉·布彻还在他的会堂发表过讲话，认为这是宪章派扩大阵容的专利之道。

但我的事还没办完呢。女王法令还得送至河滨大道边上萨摩赛特公馆的印章局——印花税局也在那儿。印章局的文员弄了份“印章局法令，以便呈送给掌玺大臣”，我付给他四磅七先令。掌玺大臣处的文员又弄了份“御玺局法令，以便呈送给大法官阁下”，我付了他四磅两先令。御玺局法令又被送到专利局文员手中，他又像之前一样誊写了一遍。这花了我五磅十七先令八便士。另外，我又一次性支付该专利的印花税，总计三十磅。随后，我又在“专利放置匣”上花了九先令六便士。各位，这匣子要是让托马斯·乔伊来做的话，他只收十八便士也能挣钱。接着，我得付两磅两先令给“大法官财务助理”，七磅十三先令给“宗卷管理处文员”，十先令给“宗卷管理处文员助理”。之后，我又向大法官支付了一磅十一先令六便士。最后，我还向“掌玺大臣助理”和“宗卷密封助理”支付了十先令六便士。我在托马斯·乔伊家已经住了六个多星期了。我顺利地拿到了这项发明的专利，却花了我九十六磅七先令八便士，而且仅限在英格兰内使用。我想在整个联合王国取得专利的话，花费怕是不止三百磅了。

要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受过的教育很差劲，也很有限的。你会说，这事对我来说太糟糕了，我也这样认为。威廉·布彻比我小二十岁呢，但他所知道的却比我多上百年。换做是威廉·布彻来为发明申请专利权的话，如果他也要在各种官员之间来回奔波的话，那么他可

能就比我精明多了，但说到耐心，他就不如我了。知道吗，只要碰到搬运工呀、邮差呀，以及文员呀，威廉·布彻的脾气就会有点暴躁。

我并不是说，在为这项发明申请专利的过程中，我对我的生活厌倦了。这样子说吧，一个人好不容易搞了个发明，结果却弄得他像做错什么似的，这多少有点不合理吧。他不管到哪都会碰壁，他不这样想又叫他怎么想呢？每一个想拿专利权的发明家肯定都深有同感吧。再看看申请专利的开销。要是我有点能耐的话（谢天谢地的是我的发明得到认可了，而且还发挥了作用），在有所行动前，做好打算，就不用付那么大的代价了。这对我，对这个国家，是多么的刻薄呀！你们自己算算吧，我可是花了九十六磅七先令八便士呀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

威廉·布彻总说机关林立，现在我还能怎么反驳他呢？看呀，光是机关就有内政部呀、首席检察官总署呀、专利局呀、大法官法庭呀，御玺局呢，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员，如内政大臣呀、首席检察官呀、誊写员呀、大法官呀、专利局文员呀、大法官财务助理呀、宗卷管理文员呀、宗卷管理文员助理呀、掌玺助理呀以及火漆助理。在英格兰，哪怕是给一根橡皮筋或一个铁环申请专利，也得像我这样来回折腾，有时，还不止折腾一次呢。我前前后后总共走了三十五道手续，始于女王陛下，止于火漆助理。各位，我还真想会会这位火漆助理，你说他是个人呢，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呢？

这就是我想说的，并已用笔记了下来，但愿大伙儿能看得清楚。我指的不是笔迹（这我也没啥好炫耀的），而是文章的内容。现在我要以托马斯·乔伊的话作为结尾。离别时，托马斯跟我说：“约翰呀，要是国家法律真的那么公平公正的话，你来伦敦，只要花上大概半克朗，给你的发明弄个详尽的图解说明，就可以拿到专利证了。”

其实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再说一句，借用威廉·布彻的话，“什么宗卷管理处、火漆员，统统应该滚蛋，英格兰早被他们愚弄糟蹋够了。”这话一点都不假。

鼻 子

[俄] 果戈理

苏昞晗 译

三月二十五日，彼得堡发生了一件异常怪诞的事情。

住在沃兹涅仙大街的理发匠伊万·雅可夫列维奇（他的姓氏已经无从查证，就连他店门口的招牌上，除了画着一个脸颊涂满肥皂的绅士和“兼营放血^①”的字样外，也再无其他说明）早早地醒了过来，一股热气腾腾的面包香味吸引了他。他躺在床上，手肘微微支起身子，便看到了他的妻子，一个爱喝咖啡、庄重体面的太太，她正从烤箱里把烤好的面包一个一个地取出来。

“普拉斯科芙娅·奥西波芙娜，今天早上我不喝咖啡了，”伊万·雅可夫列维奇说，“我只想有点儿热面包夹葱。”（其实伊万·雅可夫列维奇既想吃面包夹葱，又想要喝咖啡，但是他知道，早晨想两样都吃到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因为普拉斯科芙娅·奥西波芙娜非常讨厌这种坏习惯。）“就让这傻瓜吃面包吧，这样更好，”他的妻子暗暗想道，“我还可以再喝一份咖啡。”于是，她就把一块面包扔到了桌子上。

① 旧俄时代，理发匠往往兼用放血等土法给人治病。